

皇家藏本

中國古代秘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国古代秘史

主 编 齐豫生 夏于全

第二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二卷目录

隋唐秘史下

攀龙附凤功狗受封 柳悍莺娇媚猪邀宠	(1)
统一朔南朝俘太庙 混淆黑白夺嫡深宫	(2)
风送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梦绕巫山	(4)
半夜窥殿床空人去 凌晨薄苑玉碎花残	(6)
惜花有意变色出宫门 学曲无心调情传闺榻	(7)
祸从口出高儿被谗 利令智昏杨约陈词	(9)
有口铄金东宫废立 无凭妖梦郿国伤儿	(11)
虎口庆余生幸遇壮士 蓬门惊绝艳欣尝清蔬	(12)
施笼络殷勤折节 逼悔婚咤叱凌人	(13)
匕光箭影大闹蜀王府 肝摧肠断夜走陕西城	(15)
巧相逢冤家路狭 恶手段亲兄谋深	(17)
画蛾眉宫中生雅谑 保花蕊席前发净言	(19)
离奇午梦梦醒又寻欢 温存子夜夜凉偏种病	(21)
大宝殿孽冤相逢 芙蓉轩怒愤交加	(22)
如是云云奸谋百出 徒呼负负追逐双妃	(24)
银钟飞去巧送鸳魂 金盒传来空怀芳念	(26)
风清月白好梦结同心 花迎柳拂急事候宫门	(28)
依稀花月貌筵间斟酒 消磨英雄气牛背读书	(29)
酒污蟒绣杨素肆威 梦惊罗帐陈氏夺魄	(31)
花开花谢红颜凋零 鱼大鱼小白头失礼	(33)
筑苑圃佞臣献议 选采女皇后定评	(34)
十六苑群芳领袖 五大湖胜境题名	(36)
龙游凤移小梦清凉 琴证鸳盟深情火热	(38)
惜花陈词王桂枝得体 当筵献曲朱贵儿易服	(39)
急转金铃纷飞莺燕 逼求松鼠笑索胭脂	(41)
解凶兆翻成吉梦 闻豪名共结深交	(42)
清夜月明歌声动海上 炎夏日暖娇语出凉亭	(44)
帘外悄无人春光未泄 花丛小相会好事成双	(46)
席上传鞋旖旎风流 窗前窥榻艳冶魂消	(47)

依依慈母屈膝为情人 咄咄恶父驱走因私宠	(49)
俏佳人独邀仙女名 妙歌儿双夺皇恩酒	(51)
争次第灯光船影 分赏罚舞袖花球	(53)
悲欢乐层见叠出 宝辇龙船初下江都	(54)
戏场帝梦里揶揄 捉后主殿前符咒	(57)
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 荒唐祥瑞拔髦有老鹤	(59)
矮民媚主净身入宫 玉李荣枝先声异兆	(61)
睹落花怨女伤神 读遗诗痴人痛泪	(62)
千人选秀突出奇才 百般肆虐方现艳质	(64)
谈天象如数家珍 升赤光惊现王气	(66)
妙术转春回灵心慧质 落花随波去雅趣奇情	(69)
精翠池边鱼龙百戏 广明殿上巾钗一席	(72)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 借鸡替祸符法通灵	(74)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 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	(76)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 辽东城隋将大丧师	(79)
误寻仇索妹宴家庄 报移祸杀贼南门街	(81)
黑夜救婵娟刀光霍霍 花银保白发棒影纷纷	(84)
窦线娘巧劫牢狱 刘守备力战衙前	(86)
黎阳发难独取下策 东都解围败走穷途	(89)
屠党羽惨无人道 泄忿怒丧尽良心	(91)
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 智能料敌落草避灾殃	(94)
改姓名避祸淮阳村 露消息投奔瓦岗寨	(97)
得众心枭雄有地 谈往事美人传趣	(99)
忌突厥计杀史蜀胡 袭车驾兵围雁门关	(102)
幽轩短槛迷楼藏春 登楼入阁任意寻欢	(104)
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 愤因五子又削纳言官	(106)
悲歌发江头来去无踪 妙人在殿脚隐显有定	(108)
麻叔谋杀入藏白壁 狄去邪放胆入地穴	(110)
痴心一片私藏传国宝 分尸三段符应二金刀	(113)
调兵遣将假计得真情 入营行刺虚言成实事	(115)
倾众报仇将计就计 率师讨贼借人杀人	(118)
平双雄削柄滋乱贼 施绝计飞箭伤大将	(120)
万象春长夜寻欢 十大罪传檄讨昏	(123)
狱中问计佳儿兴正 宫里通词美妃侍寝	(125)
三番苦谏变起晋阳 一路顺利兵入关中	(127)
负义杀友顿失众人心 背约寻欢屡尝闭门羹	(129)
破好事携走玉人 泄积忿叱逐宠姬	(131)
家乡在念将士潜行 社稷为忧宫人伏剑	(134)

识覆亡紫烟绝迹 骂叛党贵儿丧身	(136)
恶贯满盈炀帝凶终 丑态百出萧后偷生	(138)
臆云兴雨屈节受淫污 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	(141)
施蹂躏惨无人道 进奋兴大发兽欲	(143)
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 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	(146)
荐忠良夏主忘仇 激义愤隐士受聘	(148)
流珠堂畔三理哀旧主 明月江头深宵收暴客	(150)
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 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	(152)
钦烈志水埠喜迎宾 拒求亲月老空有兴	(155)
除暴不成功狗受烹 解围有诈枭雄屈尊	(156)
反复无常枭雄绝命 坚持不屈虎将丧元	(158)
当筵刺语萧后受辱 布席礼佛杨氏终凶	(160)

宋元秘史上

宋代官场揭秘

“陈桥事变”	(163)
帝幸道姑	(164)
后批帝颈	(164)
李宸妃坠生儿钗	(164)
大娘娘与小娘娘	(164)
吕端大事不糊涂	(164)
太宗后苑赏花	(165)
与群犬同食	(165)
半部《论语》	(165)
太宗登楼观灯	(165)
元侃政变风波	(166)
真宗不徇私情	(166)
澶渊之盟	(166)
“狸猫换太子”之案	(167)
后宫不见浓妆	(167)
母子消隙	(168)
拒贿赂深得民心	(168)
真宗贿臣王旦顺从	(169)
寇准智训刁员外	(169)
观画知玄机	(170)
计较成见寒忠臣	(171)
误打皇帝 真情动主	(171)

神宗发誓改革·····	(172)
神宗论才·····	(173)
不受尊号·····	(173)
神宗改制 安石拜相·····	(173)
神宗委重任 沈括斥强敌·····	(174)
赵九哥漏网得益·····	(175)
哲宗废立小曲·····	(176)
苏东坡巧堵后门·····	(176)
一生坎坷讽朝政·····	(177)
允则巧计筑城·····	(178)
市井小无赖得志·····	(179)
李之仪愤写名篇·····	(179)
知州不识真迹 公子藏之内室·····	(180)
苏舜钦牵连重臣·····	(181)
宋哲宗大婚·····	(182)
晏殊巧对·····	(183)
争妓女大打出手·····	(184)
李纲成了“忙来用”·····	(184)
当皇帝不务政事 爱绘画颇多奇闻·····	(186)
禅位不忘和金·····	(186)
十载功劳一旦废·····	(187)
抗金军武功闻名·····	(187)
梁红玉与韩世忠·····	(188)
以身殉国仁义尽·····	(189)
一家丹心照汉青·····	(190)
熙宗荒暴妄杀 完颜伺机而动·····	(192)
信叔险失皇位 欺君母子双亡·····	(193)
屡平叛尚能警醒 稍安定嗜酒杀身·····	(194)
辽太后见识不凡·····	(195)
宋皇后能谋善断·····	(196)
亮重蹈覆辙 雍自主江山·····	(197)

隋唐秘史下

攀龙附凤功狗受封 柳悍莺娇媚猪邀宠

话说杨坚的威权日重，一般知机识势的大臣，便都想做个攀龙附凤的忠臣。私下讽劝隋王，叫他早日取周而代之。独孤氏也谓杨坚道：“到了势成骑虎的时候，还是早定主意为是。”杨坚只是含笑不语。到了大象二年的二月，便由杨坚的功狗庾季才、卢贲、李穆等人，进逼周王阍，要他禅位给隋王杨坚。那个小皇帝宇文阍，当然无力抵抗。杨坚遂应天顺人的即了帝位，改国号为隋，追尊生父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母吕氏为元明皇后，独孤氏为皇后，长子勇为皇太子，余四子，亦皆封王：广为晋王、俊为秦王、季为越王、谅为汉王，王子俱为独孤氏所生。又命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颎明敏有大器的格局，善于兵事，更多计略。

当隋王杨坚欲篡国以前，坚知颎能，恐其不肯相附，乃遣杨惠渝意。颎逆料坚必成事，即欣然道：“便是隋王的大事不成，我亦不辞灭族。”杨惠返报，坚乃引为司录，为坚谋划甚多。故坚即帝位，便以为心腹。又命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史下大夫李德材为内史令。典军元胄为左卫将军。胄勇武异常人，当杨坚为隋王时，周朝的赵王宇文招，见坚跋扈不臣，意欲杀坚，便佯邀坚饮；坚亦防招不测，故将酒菜担到赵王府中，一同饮宴，由大将军杨弘、元胄分卫左右。坚与招饮至酣，招佯作醉伏，呕吐狼藉，便欲入后室更衣。元胄见势不佳，即大声谓坚曰：“相府有事，王亦不便久留，请即速归。”招瞋目叱胄道：“我尚欲与丞相杨饮，汝敢催促！”胄亦恶声道：“王居何心？欲将吾主的侍卫叱出。”招便佯笑道：“我又没什么反心肠，壮士竟加猜疑！”后招又佯称口渴，命胄入厨下取茶。胄只是不去睬他，屹立坚侧，格外留神防卫。未几，忽微闻室后有刀甲的声响，元胄拽坚离座道：“相府诸事待理，王怎能久留此间？”胄一边说，一边将坚扯向外跑。赵王宇文招即下座赶来。胄扶坚出门，谓杨弘护坚同走。胄却当门守住，阻住了赵王。王惮胄凶猛，不敢和他抵抗。胄待杨坚去远，他方才回去。杨坚脱险归第，重赏元胄。今又封为左卫将军，以酬其功。另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同安公爽为卫王。复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师。邓国公窦炽为太傅，炽从子、神武公窦毅为定州总管。

毅为周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的丈夫。公主生一女，年尚未笄，在闻杨坚篡国时，她恨恨的道：“生不为丈夫身，为吾舅灭叛臣！”毅惊得失色，忙掩其口道：“欲灭我族了！快不要多言。”后此女嫁唐王李渊，得做唐朝的开国太后，真是一个巾帼英雄。隋主又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金城公赵照为尚书。右仆射汉安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杨上显为度支尚书。雍州牧杨惠为坚的族子，至此也受封为左卫大将军。永康公杨弘系坚之从祖弟，便封为右卫大将军。杨智积为蔡王，杨静为赵王，二人俱为坚的从子。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元累山为安州总管。杨素为清河公，素为亡周汾州刺史杨敷的儿子。自幼多才艺，知兵法。杨敷为齐军围定阳（即今山西汾州介休县），敷固守城池，至粮尽出走，中伏身

死。周主未加赠谥。

只是北朝虽已归并,还有南邦陈朝,兀是依旧存在,与隋朝立于相敌的地位。试想,雄心勃勃的隋主杨坚,怎不欲存心吞并?偏是陈主叔宝,又是一个风流天子,荒淫失德。原来陈叔宝为陈主项的长子,项子嗣很多,共生四十二个孩子,叔宝既是长子,自立为皇太子。及项歿,便由叔宝继登大位。皇后沈氏,为望蔡侯沈君理的女儿,端静知礼,寡欲淡泊。因此,叔宝很不惬意,另纳龚容华、孔宝儿两人为良娣,俱是荣光照人,体态风流。龚容华有一侍婢,随龚入宫,年只十岁,名叫张丽华,原系旧家女,因家落,被父兄所鬻。生得娇小玲珑,善伺人意。陈主叔宝见她可爱,也甚宝视。过了四五年,更出落得异样风流,妖艳动人。叔宝便迫与淫卿,成就了好事。及叔宝即了帝位,便封丽华为贵妃。龚孔二氏,反做贵嫔,也可见叔宝宠幸丽华的深了。后来叔宝采选美女,又得王李张薛袁何江七人,一个个俱是芙蓉如面柳如腰,轮流召幸。只是雨露虽承,终不及丽华的深邃主眷。原因丽华生性慧黠,善于献媚,更兼艳冠群芳,才又出众。起初但执掌宫内的事情,后竟干涉朝中的政治。原来叔宝沉迷酒色,辄不临朝视事。所有百官的启事奏本,俱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传递进宫。宝即拥丽华坐在膝上和她一同披览,共可否。丽华都能一一裁答,从事处决。叔宝便以丽华所决为本,王公大臣,若有不从内旨,辄遭疏斥。

这消息传到了隋主杨坚的耳中,雄心陡起。便欲兴兵伐陈。即与高颍商议,如何陈取的计划。颍道:“江北因天时地气的关系,收成较晚,江南得水于利,田禾早成。待彼将近收获的时候,我国即虚调兵马,扬言袭陈。彼必屯兵守御,妨其农时。彼既聚甲候战,我兵止戈不前。一连几天延续,国必以我虚声恫吓,后再集兵,便疏防御,我兵乃乘隙渡江,登陆而战。更密遣间谍,纵火焚其储粮的所在。因江南土薄,建筑都为茅竹一类的东西,储食于中,易于着火。待彼焚而复筑,更纵火焚之。不出数年,彼财力都尽了,始召集众军,直下建康。当使彼国君臣,一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拿,收其版图了。”隋主坚听了高颍的计儿,如法炮制,陈人大困。陈王叔宝还是深居宫中,恣意声色,不闻外事。中书舍人傅纬,上表切谏,有“远女子小人”之语,致触怒了张贵妃、孔范等人,便内外结合,谮纬的过恶。叔宝即将傅纬杀死。从此朝中更无一人敢发正言了。

容易一年,春回大地,叔宝也不知作的什么打算。一面遣散骑常侍袁稚,聘隋联络;一面又遣散骑常侍周罗喉出兵峡口,侵隋峡州。隋主见陈国擅自动兵,便决计下兵征陈。

统一朔南朝俘太庙 混淆黑白夺嫡深宫

话说杨素水师,到了流头滩,过去一程,便是地形险峭的狼尾滩。有陈廷大将威昕,带了战船扼守。杨素便在晚间,握旗息鼓,柔橹轻篙,突然的冲入了陈人战船队里。陈军不战自乱,弃滩溃逃。杨素顺流而下,沿江诸戍相继失守。陈廷所恃的长江天险,至此已落隋军之手。既而隋将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采石势险,易守难攻。只因守采石的军将皆因新春酒醉,防守无人,韩擒虎便乘夜克了采石。不费丝毫之力,乘势取了姑孰,自南道进攻。这时吴州总管贺若弼,也取了京口,自北道进攻。晋王广又遣总管杜彦,率军助擒虎进驻新林。陈廷方始大惊,施文庆等才奏闻叔宝。叔宝好不着慌,发兵遣将,分头抵敌。已是军心涣散,望风败走。陈将任忠,降了韩擒虎,从石子岗引进了朱雀门,台城守兵,走散尽净。韩擒虎率了众军杀入宫殿,搜寻叔宝。后来在景阳井中,将他由索拽上,竟得三人。还有两个人,便是孔

宝儿与张丽华，即监禁在德教殿上。这时贺若弼也乘胜到了乐游苑，杀入宫殿。闻得叔宝已被擒虎所获，失去了头功，好生不快，急至德殿上，逼令叔宝写一纸降书给他，得回去报功。叔宝正想提笔写时，晋王广已命长史高颀，入建康料理善后事宜，收执了叔宝等人。颀子德弘，也奉了晋王广的令，自后踵至，使颀留下张丽华。高颀勃然道：“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此种妖姬，为灭陈祸水，岂可更留人世？”即命人牵出斩之。这时晋王广，也启节入建康。闻悉高颀杀了张丽华，不禁愤愤的道：“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从此便隐恨高颀不提。

晋王广与高颀、王韶，将一切善后事宜，办理就绪，乃奏凯还朝。所有陈叔宝以下，后妃子女、公卿大臣一并带归，水陆并进，浩浩荡荡的振旅回去。一路上歌功颂德，尽道晋王英明。到了骊山，早有隋主坚亲来慰劳。父子君臣相见，自有一番说不尽的欢欣。旋即师入长安，献俘太庙。将一个荒淫失国的陈叔宝，首先献进。依次以将相、乘舆服御、天文图籍，一一继进。由晋王广、秦王俊献告如仪，礼毕入朝。隋主坚即晋授晋王广为太尉，封杨素为越国公，贺若弼为宋国公，韩擒虎为上柱国，高颀进爵齐王。余人亦各有封赏不提。

陈叔宝留寓隋都，隋主待遇尚优，不时引见，赐予衣食。惟宫人姊妹，俱被没入隋宫。叔宝共有三姊一妹，由隋主赐与杨素，一妹赐与贺若弼。最小的一妹，却生得黛绿双蛾，鸦黄半额，腰肢如柳，须发似墨，幽妍清倩，依稀似赵国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飞燕，艳冶销魂，容光夺魄，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确是绝世美人儿，便没入宫中，即是将来造成轩然大波的宣华夫人。帝后独孤氏，每当隋主临朝，她必与并辔而进，至阁乃止。又密遣宦官，待察朝政，如有所失，报与后知。待主退朝后，她必婉言进谏，十从八九。后的贤慧，却也过人，隋主自是宠爱。只有一件事儿，也为后的歹处，便是生性嫉妒，不容隋主二色，至于要主相誓，后日不得有异生子。因此后宫佳丽，隋主从不沾染，守后信约。独有太子杨勇，他却内宠独多。内有四人，俱得太子宠幸，一个是高良娣，生得轻盈娇小，柔若无骨；一个是王良媛，雪作肤几月作貌，花样芳菲柳样腰；一个是成姬，双瞳点水，一握莲钩；尚有最美的一个，便是云昭训，真是天仙化人，艳冠三美，更是太子欢心。偏与嫡妃元氏，却不大合得上来，故时有四美轮流当夕，元妃难沾雨露，便只闻诸姬产子，不闻元妃生儿。

偏是那年冬至，百官皆到太子宫中称贺，太子便张乐受贺。独孤后探知了，便进言隋主道：“太子勇率性任意，性多乖张，今日冬至，百官循例进宫，彼乃张乐受贺。圣上尚须切戒他一番才好。”隋主当然不快。特手缮敕诏下与群臣，此后不得擅贺东宫。从此隋主对于太子渐加猜忌，宠爱都消了。也是太子勇的晦气，好好一个元妃，患了心痛的病儿，不到两天，便即死去。独孤后闻知，还当作太子有意谋害嫡妃，越发不平。便隐怀废嫡的念儿，日使宦官伺察太子短处，俟其有了重大过失，便欲请隋主将他废去，改为晋王广为太子。原来晋王广，他早有深心，意图夺嫡。处处沽名钓誉，市恩结纳。又默察隋主与独孤后的情性，一味迎合。与王妃、萧妃、日日同居，如胶似漆。后宫虽有姬人，若有孕产儿，便悄悄的瞒过，只说没有生养。有天隋主坚与独孤后同临晋王府第，广便将后宫美姬尽行藏过。隋主与后入内，只见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侍役，身上所穿的衣服，全是缦缙不华。广与萧妃，也是只服布素。一切陈设，更是因陋就简。

隋主与独孤后，更是心爱晋王。隋主又密遣相士来和，暗相诸子，谁为最佳。晋王广早已知消息，便以重礼馈来和。越日来和复旨，谓隋主道：“五王之中，惟晋王眉骨隆起，此为大贵的徵，四王不能相及。”隋主也默志于怀。

独孤后既的不悦太子勇，便时在隋主面前微露意旨，欲以晋王立为太子。隋主因一时太子

无甚大过，心中虽欲立晋王，也还难于发动。在这次太子勇死去嫡妃元氏的当子，晋王调镇扬州，才及半载，便表请入觐。隋主与独孤后正欲见此佳儿，便即有旨允准。晋王广即回都觐见，慎言庄容，端肃安详。对于一般朝臣，更是格外谦和，恭而有礼。宫廷内外，莫不同声称德。到了辞行还镇的那天，广入宫别母，见了独孤皇后，依依膝下，亲密非常，谈了多时，已是天色垂暮，将要出宫。独孤皇后只见他欲行又止，欲言不言，另有一番神情，好生诧异，便问他原因。广更是神色惨淡，似有难言的苦衷。独孤皇后便屏退了左右宫女，复低询何故。广始伏地泣诉道：“臣儿生性愚蠢，向来不知忌讳，一自出镇广陵，时常怀念双亲，所以未及二旬，递即上表请朝。原思一见父皇与母后，藉聆慈训，哪知触忌了长兄。独孤皇后闻广提及太子勇，便道：“他敢怎么样？”广惶恐道：“他竟疑忌臣儿，谓儿覬觐名器，意欲加害，臣儿因此惶恐。念臣儿远列外藩，东宫日侍左右，脱谗惑见加，皇父容或难辩。一旦赐臣尺帛或给杯鸩，臣儿实不知身死何所。恐从此一别，便不能再见慈颜了。”晋王言毕，涕泪纵横，呜咽不止。

独孤皇后沉吟了半晌，始恨恨谓晋王道：“汝尽管放心，还镇扬州，我自有处置，决不使我儿惨死。”晋王闻言，心头暗喜。惟依旧作了惨容，拜别而去。从此独孤皇后废嫡的心肠更是坚决。不道此时的隋主，却做了一件风流事儿，险致多年的伉俪夫妻闹至决裂。

风送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梦绕巫山

这天的独孤皇后只因受了些感冒，便小病卧床，在宫中调养。隋主得了一线的隙缝，他便悄悄的带了两名内侍，踱入了仁寿宫。

且说隋主竖，偷得余暇，到了仁寿宫中，眼见宜人春景，逗起了一团春意。便也无心赏什么异草奇花，清幽景色，只顾向一般才人世妇、婕妤宫娥队里看去。想寻出一个绝世的妙人，和她亲热亲热。哪知一般人中，虽是一个个锦装绣裹，珠围翠绕，可是要是拣一个艳而不俗，别具丰姿的美人，却一时觅她不到。不是桃花嫌红，便是李花觉淡。隋主好不纳闷，便信步的走去。行行重行行，觉得一阵阵的清香，随风送至。隋主便问相随的小内侍道：“你们可闻到香味怎得这般清爽！”

隋主一面说，一面走，已是走近了梅苑，清香越发的足了，不由得隋主的精神一振。哪知望到了梅花丛里，只见了一个宫娥装束的人儿，背面立着，俏身材不长不短，乌黑的云发披覆螭蛸，隐隐露出了雪白的皮肤。隋主不禁暗喝了一声采。这个宫女，背景生得这般俏丽，面容谅也不恶。正是思索的当子，那个宫女，已是盈盈的回过娇躯，和隋主打过照面，两人都吃了一惊。隋主的吃惊，是惊得魂灵儿飞上了九霄云。宫中原有妙人藏着，像这个宫女，生得亭亭如出水莲花，花输人艳；袅袅似当风杨柳，柳少腰柔；目胜秋水清澈，口若樱桃娇小。说不尽千般艳态，描不完万种风流。怎不叫隋主吃惊！那宫女的吃了一惊，却因蓦睹天颜，不免慌张。只见她莲步轻移，走出了梅花丛中，行到隋主面前，垂柳般拜倒，磕了一个头儿，才袅袅起立，垂着罗袖，站在一边，隋主早已神迷意荡，便含笑问道：“你在几时进宫，朕却没见你承应过一回？”那个宫女见问，便曼声答道：“贱婢入宫时，即蒙娘娘发在此地梅花苑，不准擅自出入，故未承应圣上。”隋主点头道：“原来如此。只是你为哪一家的女儿，却没入了朕宫？”那宫女便又跪下道：“贱婢为尉迟迥的孙女。”

原来尉迟迥为周廷的蜀国公，亦宇文氏的勋戚。杨坚欲篡周的当子，尉迟迥方为相州总

管。坚因他位望素重，或不赞同于彼，乃诏令尉迟迥回都，另委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迥知杨坚逆谋，便不肯应召，乃遣人加害孝宽。幸孝宽知机得早，竟得脱身逃回。坚即暗暗至致书与相州刺史晋昶，得机图迥；而迥亦察悉，即将晋昶杀死。迥便起兵讨坚，责其挟持幼主，逆迹昭彰。于是卫、黎、洛、贝、赵、冀、沧、瀛各州，俱与迥联络。杨坚闻知，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梁士彦、元谟、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杨素、李询七总管率关中士卒，往击尉迟迥，大败之，迥即自刎身亡。迥家之妇女，尽皆没入了禁中。那个宫女，便是尉迟迥的最幼孙女，叫做尉迟贞，年才二八。

当下隋主闻听为尉迟迥的孙女，念她也是忠良后裔，便谕令起立道：“你可知道娘娘为什么不让你擅自出入？”尉迟贞道：“也许娘娘因贱婢年幼无知，若使承应圣上，恐愚鲁不灵，触怒了圣上，反为不美，故将贱婢拨在此地的。”

隋主此时，已是忘形。听了尉迟贞的话儿，不禁摇头笑道：“错了错了！娘娘哪有这般好意，原因你生得如花似玉，太也美丽了，深恐一旦令你承应朕躬，或致朕躬宠你。她为了预防起见，便不准你擅自出入了。今日娘娘不在，却有朕躬在此，便与你出出入入，也是不妨。”尉迟贞见隋主话儿挑动，已是红飞双颊，与斜挂的夕阳争红，好不媚美。

这时相随隋主的两个小内侍，见隋主野心勃勃，要是弄出了尴尬事情，给醋皇后知道了，他们两个人也要受处分，便暗使了一个眼色，一同谓隋主道：“天色垂晚，请圣上回宫进膳。”隋主道：“朕躬尚须月下赏梅花，领略疏影横枝，暗香浮动的风光，你们可将酒菜送至苑内便了。”两个小内侍，明知隋主饰词，只得唯唯称是，自去安排酒菜。隋主便走近尉迟贞身前，携了她的柔荑，笑道：“若教错过了今日良辰，确是可惜，你尽放下心事，随朕玩去。”隋主说着，便与她携手而行。尉迟贞怯生生地随了隋主，不胜娇羞，益发动人怜惜。缓踏芳草，徐穿花径，两个人在梅苑周围闲游了一回。小内侍已是在梅苑里面安排好了酒席，便来相请。隋主即与尉迟贞入苑。

隋主即伸过手儿，扯住她的衣袖，使劲一拽，尉迟贞站立不稳，便跌入了隋主怀中。隋主笑道：“你依朕不依朕？”尉迟贞娇滴滴的道：“圣上有命，贱婢怎敢不依？”隋主便放她起立，她才在小圆椅上坐下，陪了隋主饮酒。

隋主见两个小内侍，兀是像石狮子般对立着，有些碍眼。隋主即面色一沉道：“此间不用你们侍候，快与朕出去！不闻朕的传唤，不准擅自入内。”

这时月移梅影，风送暗香来。隋主破题儿第一遭，持酒对美人，兴趣格外的浓厚。那个尉迟贞，本是一个年幼识浅的小女子，见隋主有意宠她，便也殷勤献媚。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盅，不住的喝着。尉迟贞原是量浅，早是玉颜半酡，醉眼惺忪，一副媚态，更是动人。隋主洒落欢肠，眼饱秀色，怎不要动情！便含笑对尉迟贞道：“你这般媚娇，花好及时的当子，谁肯忍你寂寞空苑、顾影凄凉！今夕朕躬有意慰你，结个成双，你可能依得？”尉迟贞听说，越发粉颊通红，低头语道：“贱婢怎敢玷污圣上龙体？”隋主笑道：“朕躬却敢玷污了你的清白。”又指了灯上的烛花道：“今夕真是良辰，你看烛上花儿，结成多大！”话声未毕，一阵风来，竟吹灭了结花的烛儿。尉迟贞欲点明，隋主道：“不必了！室中的光明尽够，不在一烛的明灭。时已不早，你便侍朕入寝如何？”尉迟贞只是含笑不语。隋主如天色胆，借酒发作，竟拥了她入帏。

半夜窥殿床空人去 凌晨薄苑玉碎花残

话说隋主杨坚和尉迟贞同圆了好梦，一宵易过，又是晓日窗帘。尉迟贞先醒了香梦，见时刻已经不早，隋主兀是睡得沉酣。她恐隋主误了早朝，又怕独孤皇后知悉，她便将隋主推了几推。隋主从梦中惊醒，见尉迟贞发蓬松，远山添翠，小樱桃上的残脂，还是未尽。螭脐微侧，酥胸半露，一角桃红的兜胸，映着雪白香肌，一副睡后的艳态，好不叫隋主心醉。尉迟贞见隋主目不转睛的向她瞧着，回想到夜来的云情雨意，不禁湔起了两朵红云，直侵鬓脚。便娇滴滴的道：“圣上请起身了，时刻已是不早，贱婢先去准备盥洗去。”接着忽听得门外呼道：“圣上起身了！早朝已是……”隋主知是两个小内侍，不待他的话毕，进了早膳，隋主才一步捱一步的出了梅花别苑。尉迟贞随后送出，直待到隋主的辇车影儿不见。她也没精打彩的趑趄回里面，自去收拾一切，哪知近在眉睫的祸事，已是降临。

原来独孤皇后卧病后宫，她的醋心虽重，还防不到隋主在一夜的工夫，便忘了枕上的盟词，遽结新欢。因此倒也并未动疑。也是合当有事。独孤皇后有两个心腹的宫女：一个唤做轻云，一个唤菊儿，两个的面貌，生成一对丑相，生性甚狡恶。平日专替独孤皇后侦察他人的隐私，得了消息，便即报告独孤皇后，因此甚得独孤皇后宠信。所以昨晚隋主不回寝殿休息，独孤并没有起疑。轻云和菊儿，却待独孤安睡后，她们两个便悄悄的来到寝殿上面，轻问值殿的侍卫，圣上可安睡了没有。值殿的侍卫，也知她们是独孤的心腹，便扮了个鬼脸道：“圣上不知被哪一个留住了。方才金贵和石璧两个小东西，鬼鬼祟祟的对我道：‘今天晚上，圣上是不回来了。’我问他们圣上在何处住宿，可恶的两个小东西却不肯直说，竟含糊着走了。”轻云和菊儿听了，精神立刻一振，各自笑了。暗使个眼色，一同退出了寝殿。便在走廊下站着。轻言扬眉狞笑了一声道：“男人家的心，真是最靠不住了！我们娘娘，才生得一天病，退寝在后宫，圣上已是勾搭上了哪一个淫贱货。究竟在哪儿，我们姊妹俩，终须探问个一明二白，才好去报告娘娘。”菊儿道：“那是极容易的一回事。若要水落石出，只须询问金贵、石璧两个小东西，不怕没有下落。”

他们两个人见了她们两个人，不禁着起慌来。没用的石璧，不待她们的询问，已急急地道：“两位姊姊，不干我的事，圣上和尉迟贞妹子宿在苑内，我早来要报告娘娘，却给金贵阻住了。”金贵见石璧全说了出来，忙抵赖道：“我原要报告给两位姊姊知道的，后来想了想，姊姊们的消息灵得很，也用不着我们献殷勤，终是瞒不了两位姊姊的，所以懒得走了。还望两位姊姊照顾了一些。娘娘面前，少说声儿，来生做双狗儿，替姊姊守门好了！”

轻云和菊儿，见他们两个这般没用，话又说得可怜。菊儿不禁笑了道：“也不用你推我、我推你的混话，只须从实的说给我们听。圣上和那个狐媚货儿，怎样会相见结合，便不干你们的事儿。娘娘面前，决不提起你们一个字可好。”金贵和石璧好不快活，争先的说给他们听了。轻云点头道：“本来你们两个，也脱不了干系，多少要受一些处分。念你们平日对待我们，还是不错，娘娘面前，便替你们瞒过了，只是圣上面前，你们敢说我们一个歹字，和泄漏此刻的事儿，仔细想想你们的狗头！”

到了天明，她们便起床盥洗，匆匆地一同趑进独孤后宫。见娘娘尚未梦醒，即悄立侍候。直待到辰刻过后，独孤皇后方始在帐中咳几声嗽，她们便上前请了圣安。便一一的说了出来。独孤皇后顿时气得脸上转色，战兢兢地道了声好，奋身坐了起来。轻云菊儿佯做阻止

道：“圣躬还未告痊，不要气苦了身子，待上几天，圣躬安康了，再去责问那个狐媚货儿！”独孤哪里忍得，咬牙道：“我与贱人，誓不两立！”轻云、菊儿即侍候了独孤皇后起身盥洗，宫女呈进早点，独孤怎会吃得下，便率领了八个宫女，连同轻云、菊儿两个，径进仁寿宫，到了梅花别苑。

这时离开隋主上朝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时辰。尉迟贞在苑内收捡了一切，尚未舒齐，蓦见十多个人撞进了里面，为首一个焦黄了脸儿，眉儿竖起，目儿圆睁，不是独孤皇后是谁！随后的宫女，一个个的脸上，布满了杀气。尉迟贞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花容失色，娇躯发拌，再也站立不住，忙地又双膝跪倒。独孤皇后冷笑道：“好一个美人儿，怪不得圣上心爱，你是圣上的爱人，怎的对我下起跪来？真是要折死我了！”尉迟贞拌索索的道：“贱婢该死，望娘娘开恩。昨夕圣上来此赏梅，多饮了酒，便醉倒在苑中，迫令贱婢侍寝。贱婢原知娘娘的禁令，不敢献媚邀宠，极力拒绝。圣上恃强相凌，贱婢只得勉强承夕。望娘娘垂念贱婢，不是存心希恩，格外的从轻发落。”独孤皇后已是厉声喝道：“你们还不与我动手！”十个宫女，同应一声是，十条软皮鞭，便如雨点般向尉迟贞抽下。轻云和菊儿的两条鞭子，更是拣要害的去处，用力打下。可怜一个千娇万媚的尉迟贞，在地上乱滚了一阵，不到片刻时光，一缕香魂，已脱离了躯壳。

宫女们见她死定了，才停了鞭儿，报知独孤皇后。独孤兀是气愤愤，余怒未息，便问轻云、菊儿道：“你们可知道，昨夕圣上来此处，有谁人相随？”菊儿道：“是两个小内侍金贵和石璧，他们昨晚见圣上执意要宿在此处，他们便来娘娘那里报告。这时娘娘早已安睡，他们即告知了贱婢，贱婢们才得知道。”独孤点头道：“他们原来报告的，那是有功当赏。”即命传进金贵、石璧。两人怀着鬼胎，拜见了独孤皇后，独孤后便赏了他们两锭黄金。他们真是喜出望外，谢赏退出。到了梅苑门首，远远地只见隋主的辇车，飞也似地赶来，两人忙想走避已是来不及，辇车已到眼前，只得跪下迎接。隋主一下车，便问娘娘可在里面，两人应了声在，隋主不由变色。原来隋主早朝退后，即至独孤皇后的宫中探病，闻说皇后不在，率了宫女多人，未知上哪儿去的。隋主即已起了疑心，赶忙来到仁寿宫，果然独孤皇后已是到了梅花别苑。隋主想尉迟贞受了委屈，忙向里面走进。瞥见独孤皇后怒颜高坐，地上却倒卧了尉迟贞，遍身血污，已是死去。

惜花有意变色出宫门 学曲无心调情传闺榻

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梅花别苑。独孤皇后随在后面喊道：“圣上请回来，不要为了一个宫女，伤了多年夫妇的情分！”任凭独孤怎样喊叫，隋主一句也不进耳里，匆匆的只顾向前走出了仁寿宫。宫门外面，恰有一匹马儿，隋主气糊涂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忘了自身的重要，径踏上葵花镫，跨到马背上，鞭儿一挥，那马便放开了四蹄，径出东华门，落荒而去。把门的军士，见隋主单骑飞驰，并没有一个侍卫护卫，好不惊慌诧异，便入宫询问。不一会工夫，传进独孤耳中，急得几乎晕了过去。万想不到，这一番决裂得如此。

独孤皇后急命内侍宣召杨、高两个人，即速来到仁寿宫，有话面谕。不多时杨素、高颎俱应召入宫。进了梅花别苑，见过独孤皇后，闻悉此事，同吃了一惊。杨素却安慰独孤皇后道：“圣上与皇后伉俪甚笃，决不至遽因些微小事，便会一去不归。皇后尽请放怀，待老臣与高仆射同去，接回圣上便了。”独孤皇后道：“事不宜迟，还望二卿速行。”杨素、高颎便出了仁寿宫，

命人备两骑良驹，跨马飞驰，赶出了东华门。向隋主落荒的一面追上前去。黄尘滚滚之中，两匹马一前一后，八蹄迅翻，宛若飞箭离弦。约摸赶了二三十里的路途，杨素在前面一骑上，已瞧见了隋主，在田陌上缓骑而行。即与高颀紧上了鞭，两骑像流星赶月的超越了隋主的马头，便勒住丝缰，翻身下马。两人在左右分扣了隋主的马辔，同声叫道：“圣上哪里去？”说着便跪了下去。隋主见杨素和高颀，不禁长叹一声道：“二公请起，朕躬却不愿意回去的了”杨素道：“圣上因何感触，至忘了社稷，便尔轻骑远出？”高颀也道：“事当三思！不要为了一时的小忿，竟至尊之位视为弊履。”隋主垂头了半晌，始道：“朕贵为天子，幸一宫女，独孤氏乃不能相容，竟将尉迟贞处死。自古帝王，哪一个不是三宫九嫔，乐共晨夕？朕偏逢此醋妇，动辄掣肘，丝毫不得自由。朕愿今后做一个田舍翁，反是逍遥自在了。”高颀便正色道：“圣上错了，当思得国进身的艰难，守成治安的不易，怎能为了一个妇女，反将天下看轻？还请圣上垂察。早早回宫，免得人心惶惑。”隋主听了，沉吟不语。这时已是暮云四垂，倦鸟归林。城中的百官，备齐了车驾，纷纷来迎。杨素与高颀又连连苦谏，隋主方始勉强登辇。向都城回去不提。

且说隋主驰入了宫阙，已近戌刻，尚是余愤未息，不肯入宫。高、杨两人，又苦苦劝谏了一番，隋主才肯进宫。行到了阁门跟首，独孤皇后见隋主来了，忙下拜道：“贱妾因一时的愚忿，倒触怒了圣上，自知罪该万死。深愿圣上垂察，贱妾及笄来归，数十年夫妇，从未与圣上相违。今因宫人得罪了圣上，还望宽恕。”隋主到了此时，也已无可如何。便道：“朕非得新忘旧。卿何得残忍至此，遽将尉迟贞赐死。须知昨夕的事，实为朕去迫她，不是她来勾朕。卿怎能罪及无辜？如今事已至此，说也无益，不必多说了！”独孤皇后含泪拜谢，依旧并辇入宫。高、杨二人，也一同随进，由隋主赐宴。独孤皇后与隋主，也同席饮酒。只是隋主酒过数巡，不免勾动了昨宵风光，何等旖旎！和尉迟贞春生锦帏，哪知缘才一夕，遽致阴阳永隔，叫他怎不伤心！便悒悒的不乐，不住地长吁短叹。独孤皇后也明知隋主勾动了愁肠，又不便出言相劝，即暗向杨素示意。杨素与隋主的宴席，本是相隔不远。隋主的一副神情，早已瞧入了目中。便独孤不向他示意，他也要劝慰隋主了。到了此刻，便离席而起，径至隋主席前，敬酒一尊道：“圣上与皇后，十年的伉俪如一日，今天不幸为了尉迟贞，小见裂痕。只是皇后悔罪，圣上回心，也可算得是重圆破镜，从此百年偕老，更见光明。老臣敢不各敬一尊，以代庆贺？”隋主即展颜一笑，喝尽了酒儿，独孤皇后也欣然的饮了一尊。

且说太子杨勇，趁了这个当子，却是大作其乐。这晚在东宫开了宴席，召集官僚狂欢。太子勇既喜纵情声色，自有几个媚臣趋奉。但是官僚里面，也有两个正人：一是个太子洗马李纲，一个是右庶子刘行本，独能屡进忠言，指斥一班媚臣。只是忠言逆耳，太子勇怎肯纳谏。依旧的和一般宵小混在一起。其中尤以左庶子唐令则，最得太子勇的欢心。原来令则擅长音乐，善奏磨磨的淫声，荡人心魄。令则系歌伎刘凤凤的私生子，自小耳濡目染，酷如其母，工曲善媚，博人取怜。后来刘凤凤嫁给了唐奎元，便将令则带了过去，顶姓了唐氏。奎元本无儿子。前妻陈氏，只生一女。见令则生得倒还不俗，性儿又甚狡黠，便也十分宠爱，哪知令则到了十八岁的那年，便勾引了奎元前妻所生的女儿金凤，陈仓暗渡，竟结下了珠胎。待被奎元察破，金凤便自缢身死。令则却畏罪潜逃，在外面流荡了数年，教人学习乐器，作为度日的生涯。后来认识了萧子宝，夤缘得入东宫做了左庶子。这晚又在席上，手弹琵琶，媚声歌唱淫词。太子洗马李纲听得不耐烦了，便离座进谏道：“令则自为调护，理当以正道辅殿下。今反于广座之间，公然地度曲取媚，若被圣上知道了，令则罪儿，固不在赦，只是殿下，也难免被累。还望殿下早日斥逐了令则，留心正事才好。”太子勇听了李纲的煞风景的话儿，好生不悦，即道：“良辰不再，行乐最宜及时。君不得多言相扰。”李纲见话不投机，便即出了东

宫，仰天叹道：“太子不久了！”令则待李纲走后，他又轻拢慢捻，曼声歌《妩媚娘》一曲，太子听了大悦。

忽闻屏后弓鞋细碎，软语轻盈。太子便叱问何人，只见屏后转出了一个美人，便是他的宠姬云昭训。太子不禁堆起了满面笑容，招她并肩坐下，问她何事躲在屏后。云氏看了一眼令则道：“动人的琵琶声，勾动了窃听的念儿。还望殿下恕罪。”太子勇笑道：“贱妾不慧，深恐唐先生不允收列门墙。”令则忙道：“岂敢！令则哪有做娘娘的先生福分？”太子勇也笑道：“你们都不必谦逊了，便趁今宵拜了先生！”云氏闻听，果真盈盈起立，到了令则面前，要想一拜。令则哪里肯任她跪下，忙的双手相扶道：“怎生当得，快不要如此！”夹忙里一只手儿，却在云氏的胸前，趁势一触，云氏却低鬟一笑，并不动怒，令则暗暗欣喜。从此便作了云氏的先生。那一天晚上，太子勇已是中酒睡熟。云氏却还留住了令则，说要细细的学习一回。不准宫女们侍候在房中，恐要扰乱分心，两个宫女便退出了房中，站在门外。起先却听得房中弦索叮呼，响声一阵，入后却只闻云氏的吃吃笑声。最后连笑声都没有了，另有一种声息传出，两个宫女听了不禁面红耳热。要想离开，偏是脚儿像钉住了一般，再也移不动半步。容易过了半个时辰，里面的琵琶，却又叮叮咚咚的弹了一回，才见云氏送令则出外。令则的左右手，分向站立在房外两个宫女的袖中一塞，便翩然而去。两个宫女却相视一笑，随了云氏进房。却见罗帏半垂，锦被凌乱，便收拾了清楚，让云氏安睡。

从这一夜起，云氏和令则便格外的亲热。晚上的学琵琶，也格外的学得忙了。两个宫女，都是肚里明白，口里再也不愿泄出一个字儿。太子勇兀是沉迷酒色，从不过问云氏学得怎样了。

祸从口出高儿被谗 利令智昏杨约陈词

话说晋王杨广，自上次表请入觐过后，已知独孤皇后深恶太子杨勇，垂爱了他，便甚觉放心。还镇扬州以后，都城的腹心，暗布不少，消息甚是灵通。东宫的得失动静，更是分外的清楚。原来东宫官僚里面，有个叫做姬威的，本是太子勇的幸臣，只是他又受了晋王广的重贿，便不惜将东宫的私事，全盘托出。因此东宫的一举一动，晋王广全都知道。

这日又得了姬威的密函，详述东宫近日的纵酒失德。晋王广雄心勃勃，暗想不趁此时机，力谋进行，夺取东宫一席；更待何时。当下便与司马张衡商议，张衡道：“若要废立东宫，先须除去了一个人儿，方得进行无碍。”晋王广急道：“此人是谁，司马快些说来。”张衡道：“便是左仆射高颖。他与东宫甚是交好，又是儿女亲家（太子勇之女为高颖长子表仁之妇），屡在圣上面前，替太子遮掩过失。圣上又是最信高颖的话儿，若不将他除去，东宫尚难动摇。”晋王广恨恨的道：“高颖那厮，一味和我作对。司马有何妙计，先把那厮除掉？”当下即书了一封密函，遣使送至宫中，暗呈独孤皇后。

独孤见是爱子的密函，急忙拆开阅毕，便对来使道：“回复晋王，叫他放心供职，有我在世，决不使他难堪。”来使衔命而返，独孤却暗谋中伤高颖的策儿。恰巧有天高颖的姬人生了一个儿子，隋主很是替他欢喜，独孤却是不悦。隋主便问何故，独孤皇后愀然道：“高颖正人，却曾说谎欺主。”隋主更是诧异道：“爱卿此言，从何而来？”独孤皇后道：“难道圣上忘怀了，数月以前，高颖的妻子，因病身亡。当时臣妾尝进言圣上，因高仆射年将老了，蓦地失去了妻子，似觉难堪，故劝圣上代为续娶。圣上即召仆射进宫，与他说明，他却道年已老了，退朝后

只是诵经独宿,不愿再纳继室的了。当时妾与圣上,还赞许称贤。怎的自称诵经独宿的高仆射,如今又报姬人生子。”隋主听说,恍然地道:“不是爱卿提及,朕倒忘怀了。如此说来,朕倒又想起一件事来。宜阳公王世积生前,不是和他很是交好,后来王世积谋叛,人言他与世积实有通叛情事。朕躬却未深信,并未将他加罪,只将世积杀死,如今却是可疑了。他与太子,似觉也有通同的嫌疑。朕屡次向他询问废立的事儿,他终是回护太子,争着不宜,谅他定有私意存在。”

到了明日早朝,隋主便命有司,复检王世积旧案。有司已知上意所在,谓高颖确有通叛嫌疑,遂罢在高颖左仆射的职分,以公爵就第。这消息传到了扬州晋王广那里,虽是欣喜,还觉不十分痛快。复由张衡设计,阴贿颍吏袁谅,上诉诬称颖子表仁,劝慰其父,尝有“昔司马仲达,托疾不朝,卒有天下,父今遇此,安知不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的话儿。隋主得书大怒,即拘颖至内史省讯问,便以莫须有的罪名,革去颖的爵位,废为庶民。

晋王广闻知高颖免官,又少了一个对头,谋夺东宫的心肠,更是热烈。又与张衡商议道:“司马前言欲废东宫,先须除去高颖,如今高颖免官,司马要再思推翻太子的妙计了。”张衡道:“臣下才智有限,当荐一人与殿下商议废立的妙计,此人即是安州总管宇文述,足智多谋,通权达变。殿下何不将他奏调过来,与他秘密商议?”晋王即奏上一表,调宇文述为寿州刺史。述道:“殿下所见,却也不错,废立大事,实不易言。从今之计,必须要一个亲信大臣,从中怂恿,方可成功大事。朝中诸臣之中,目下最得圣上亲信的,要推杨素为第一了。殿下与素可有交谊?”晋王广皱眉道:“向不往还,恐他未肯允相助。”述道:“事倒不难,述与大理寺少卿杨约相善,约为杨素的亲弟,杨仆射事必与谋,深信其言。愿入朝京师,乘间语约,替殿下效力好了。”

原来杨约生性甚贪,只须欲他厚利,不怕他跳出了圈套。所以宇文述一到长安,便去访约,老友重逢,当然格外的欢喜。述先将珍玩送了几件给杨约,约好不快活。

宇文述即附在杨约的耳上,语了半晌。杨约大喜道:“敢不从命?”遂更盞重酌。杨约酒落肠,不觉酩酊。宇文述又命作乐佐酒,笙簧并奏声中,却有一对柔若无骨,轻若飞燕的美人翩跹舞出。杨约惺忪了睡眼,望着两个美人作舞。只见有时如穿花蛱蝶,有时若戏水鸳鸯,舞袖轻翻,飘飘欲仙。杨约不禁看出了神儿,宇文述举杯邀他饮酒,他兀是不觉,宇文述笑道:“公亦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杨约闻言,方知自己出了神儿,不禁面红,匆促间又将酒杯倾倒,窘态毕露。宇文述唤道:“阿芸、芸儿,你们不必再舞了,快与杨公把盞。”两个美人,便停了舞势,径至席前,替杨约整了杯箸斟酒献上。述指了一个身稍颀长的道:“她是阿芸,”指了眉间生有一痣的道:“此是芸儿,公且评上一评,哪个较佳。”杨约乘醉言道:“莺肥燕瘦,花好月圆,各有一番佳妙,难分高下了。”宇文述含笑道:“即以二人赠公可好?”杨约免不得推辞一番,方始谢受了。又饮了一回,杨约已是玉山倾倒,便由阿芸、芸儿扶入里面安息。

到了翌日,便去见杨素,却佯作愁展不展的形状。素睹约面色有异,便问所以,约道:“弟与兄长,同执朝政,已有多时,朝臣给我们所屈辱的,不在少数,只缘圣上恩眷,不敢攻讦,尚不足虑。东宫辄因纵欲被阻,时刻切齿于兄,一旦继承大宝,至亲有云定讐,官僚有唐令则,政见未必与兄相合,我们兄弟,便有朝不保暮的危险了。为此原因,深自纳闷不乐。”杨素也不禁失色道:“如此奈何?”杨约假意沉吟了一回道:“趁早从事,事或有济。”杨素忙问如何,约道:“今皇太子,失爱慈圣,闻有废黜之意,谅来兄也窥悉。”杨素拈须点头道:“正以太子将废,或恐发生不测,不利你我。”约道:“为今之计,不如我兄弟伺得机会,请立晋王。晋王受宠甚深,必得济事,因时立功,晋王定必感念不忘,就得避危趋安,富贵即可永保了。”素大喜道:

“弟言大佳，我却想不到此，赖汝有此计策，我便进行好了。”

有口铍金东宫废立 无凭妖梦邺国伤儿

话说杨素奉召入宫，见了隋主和独孤皇后，侍宴宫中。酒过数巡，隋主和杨素相论国事，杨素便道：“圣上以神武英材，统一中原，如今治至雍雍，万民乐业，竞颂圣主。人生事业，至此真是极顶了。”隋主尽了杯酒，忽的微啐道：“朕躬至此，却已臻至极顶，只是后嗣如何，倒也未能预料。”杨素即乘机道：“圣上洪福齐天，晋王贤良出众，得此后嗣，尚有何事不足。或因东宫未能膺寄重任，故令圣上不足吗？”隋主被杨素道着了心事，更是快快不快起来。独孤皇后便也乘间发言，顾杨素道：“公不愧为识途的老马，能知晋王的贤良，东宫的失德。”杨素接着道：“老臣本不应在宴席上面，任意评太子的是非，实因近日东宫的荒耽淫酒色，益发使臣不安。

且说隋主见杨素与独孤皇后两个，异口同声的道太子失德，内外交谏，隋主便动了废立的念儿。只是此时还不肯说出口来，心中却懊恼万分，连饮酒也没有兴致了。杨素便即谢宴告退，回到府第。没多时候，已有宫中内侍，奉了独孤皇后的密命，赐金给杨素，杨素也乐得拜受。从此杨素与独孤两个，内外伺察太子过失，得间即向隋主报告，隋主便决了废立的主意。宫廷内外，都知了废立的消息，传到东宫，太子勇方觉着慌。

这一日，隋主召信李百官诸亲，引勇列在殿庭，宣诏废勇，勇即免冠再拜道：“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说着泪如雨下，良久始去。过了数日，即立晋王广为太子，进杨素为左仆射，苏威为右仆射，又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大赦天下，又是一番气象。有事便长，无事即短，到了明年的八月中秋晚上，独孤皇后便一病去世，年未五十。

且说隋主自从独孤死后，便在后宫佳丽之中，挑选出两个美人，一个陈氏，便是陈叔宝的最小的妹子，前已表过。一个蔡氏，也是在陈宫没人的，生得娇小玲珑，一貌如花。隋主得了二人，作为晚景的娱乐。不久便封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为容华夫人，同承雨露，各沾深恩。宣华夫人却是更得隋主的欢心。从此隋主日日欢宴，时时歌笑，比了独孤皇后在时，放浪了不少。只是隋主究竟是个开国的皇帝，并不贪欢忘了国家大事，百官章奏，俱须自己一一详览，常至深夜始毕。

这一夜正在灯下披览本章，不觉困倦，便隐几暂息，竟自睡去。内侍们却不敢惊动，只得屏息而待。哪知隋主已是入了梦境：立身在长安城上，四面闲眺，却发见城上三株大树，树顶上面，结果累累，好不繁盛。隋主暗地惊疑，怎的城墙上面，会有果树？正在疑惑之间，耳边忽听得水声响亮，向城下一看，只见波浪滚滚，不觉片刻工夫，已是高高城齐。隋主吃惊不小，正想奔走，蓦地水势已是涌了过来。隋主心下着慌，大叫一声，猛然惊醒，原是一场恶梦。不禁心头纳罕，凝神思索了一回，觉得梦中光景，不像是个吉兆。洪水淹没了都城，莫非有水灾发生，却也不见得。又思索了半晌，猛的想起一个念儿，不要此梦，应在人的姓名上面，或有姓名中带有水旁的人，将来为家国的祸水？

便细细的思索，朝中诸臣，可有水旁姓名的臣下。却想到朝中有个老臣邺国公李浑，原系陈朝的勋旧，陈亡降隋，仍袭邺国公原爵。一个“浑”字，军旁着水，封爵又为邺公，邺与城同，正合了大水淹城的梦。并且军为兵像，不要此人便是祸水。但是李浑年龄已是很老，又不掌什么兵权，干不出大事，除非应在他的子孙身上，也未可知。便命一内侍，急速出宫，调